

一个世纪的风云诡变
一件国宝引出的人性较量

宋恭叔 宋歌◎著

宋
卿
五



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

宋恭权 宋歌◎著



藏寶軍記

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宝笔记/宋恭权,宋歌著. —成都:巴蜀书社,2009.6

ISBN 978 - 7 - 80752 - 364 - 2

I. 藏… II. ①宋…②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6312 号

藏宝笔记

宋恭权 宋 歌 著

责任编辑 李 嘉

封面设计 符 蓉

书名题字 张建蓉

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
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
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

网 址 www.bsbook.com

发 行 巴蜀书社
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成都创新包装印刷厂

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6月第1版印刷

规 格 170mm × 240mm

印 张 23

字 数 350 千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52 - 364 - 2

定 价 39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

引子

“幺妹，幺妹，可爱的妹妹……”

大巴山区跃进公社的崔书记，哼着小曲儿钻进厕所，被扑面而来的臭气差点熏昏了，就赶紧停了口中的小调儿。这厕所是用包谷秆围一圈，下面挖了两个坑，中间用包谷秆一隔，就成了公社的男女厕所。中间隔离的包谷秆，早被那些想偷窥隔壁女人屁股的男人凿了个洞。自从有了这个洞，女人们再也不敢来这里解便，那些想偷窥的男人，现在连女人都看不到，更不用说屁股了。只剩下一堆堆黄的黑的绿的屎堆，还有那飞来飞去、嗡嗡叫的绿头苍蝇。急于出恭的崔书记，顾不得这些，拉下裤子，闭上眼睛，勉强蹲了下去……

崔书记名叫崔友碧，三十多岁，原是松林大队的生产队长，因他在“大跃进”中特别能放卫星，包谷亩产超过了一万斤，连拔大队长、大队书记、公社书记“三面红旗”，眨眼之间连升三级，当了公社书记。社员们背后不叫他崔友碧，都叫他“吹牛皮”；当面嘴里叫他崔书记，心里却骂他是“吹书记”，因为他吹得太凶了。

“吹书记”在厕所里蹲了一会儿，把昨天晚上吃的牛肉、羊肉拉空了，感到浑身舒畅，并逐渐适应了厕所里的气味，他要趁这空闲的档儿，想想这两天碰到的怪事。

“他妈的！”崔书记想起就骂了一句，因为这些事也他妈的太烦人了。

第一桩怪事，就是铁石岩生产队的社员二癞子，最近老来告他们生产队“穆桂英妇女突击队”队长华幺妹的状，说华幺妹的爹华传龙反对大跃进。对二癞子告状的动机，崔书记是哑巴吃汤元，心中有数，二癞子就是项庄舞剑——意在沛公，他想睡华幺妹嘛！十九岁的华幺妹，中等个儿，瓜子脸，脸上那双大眼睛，胸前那两堆坨坨肉，哪个男人见了也垂涎欲滴，是名副其实的、远近闻名的巴山美人儿；连他这个当了书记的崔老大都只有心动没有行动，你二癞子骚哪根神经？真他妈的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崔书记一想起华幺妹，屎也不臭了，心想，哼，二癞子你算老几！

第二桩怪事是昨天下午，县里押送来一个叫石岩的“右派”分子，要安排在跃进公社劳动改造。这小子长得眉清目秀，一看就是个让女人们浮想联翩的主儿。这家伙怎么当了“右派”？经过他两个多小时的审讯，总算明白了这事的来龙去脉：

这石岩原是省城西都大学的学生，读的是历史系考古专业。去年春天，他的老师赵承古教授，抱着一叠讲义和挂图，走进他们教室，给他们班上课。白发苍苍的赵教授，指着黑板上的一幅挂图问道：“同学们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鼎吗？”

同学们盯着挂图，没有人回答。

赵教授说：“这就是古鼎。”

同学们惊问：“古鼎？”

赵教授肯定地说道：“对，它就是古鼎。上周我给你们讲过青铜器，讲过各种青铜鼎，说明殷商以来，我们的祖先在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上，已有了相当高的技术。目前馆藏的和考古发掘出来的青铜器，就证明了这点。公元前513年，晋国用铁铸

了一大一小两个铁鼎,将晋国的刑法铸在铁鼎上,所以历史上又叫它刑鼎;这说明我们的祖先,在春秋中叶以后,铸铁技术有了相当的发展,法制建设有了巨大的进步。这铁铸的刑鼎,后来被历代帝王和考古收藏专家尊称为古鼎。”

坐在教室第一排的学生石岩,听到这里急忙问:“老师,这两个古鼎还在吗?”

赵教授低沉地说:“那个大古鼎在战国时期毁于战乱,那个小古鼎侥幸保存了下来,就是这挂图上的古鼎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古鼎成了大秦王朝皇权的象征;后来,古鼎成了历代统治者争夺的对象。”

石岩又问:“老师,古鼎现在在什么地方?”

赵教授说:“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前,古鼎保存在清宫内务府,八国联军侵略中国、占领北京、烧杀抢掠后,古鼎就失踪了!”

坐在石岩旁边的赵晓华,小声地对石岩说:“可能被八国联军抢走了,也可能被人转移藏起来了。”

赵晓华是赵承古教授的独生女儿,不仅人长得漂亮,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,成了全班男生追求的对象。尤其是班长胡佐,追求赵晓华最积极,但赵晓华却对带着一副近视眼镜、学习踏实认真的同学石岩情有独钟,这引起胡佐的十分不满。一直暗恋胡佐的李琼,见胡佐追求赵晓华,对赵晓华也心生怨恨。赵晓华刚才在石岩耳边说悄悄话,显出亲昵的样子,气得胡佐直瞪眼,高兴得李琼差点跳起来。

赵教授说:“同学们,古鼎是中国的国宝,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象征,可惜古鼎已失踪半个多世纪了。我用了毕生精力,在国内外寻找和研究古鼎三十多年,至今也没有找到古鼎,这是我终身的遗憾。现在我老了,寻找和研究古鼎的担子,就落到你们年轻人的肩上了。”

下课了,同学们涌出教室。

石岩走到古鼎挂图前,凝视着古鼎,发誓说:“我,石岩,今生今世,一定要找到国宝古鼎!”

赵晓华站在石岩身后,接着说:“我,赵晓华,今生今世,与石岩一起,为寻找和研究古鼎,奋斗终生。”

突然一股冷风吹进来,把黑板上的古鼎挂图吹落到地上。

石岩急忙捡起古鼎挂图,小心地卷起来。

自从赵承古教授讲了古鼎一课后,石岩和赵晓华除了上课外,一头扎进了图书馆,在一间堆放文物和考古资料的库房里,寻找着古鼎的蛛丝马迹。

就在石岩和赵晓华钻进资料堆寻找古鼎踪迹的时候,全国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。西都大学的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搞得热火朝天,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搞得如火如荼。班长胡佐见石岩成天钻进资料堆寻找古鼎,不积极参加反右斗争,便向考古专业党支部书记任嵯汇报了这一情况。任嵯和胡佐来到资料库房,见石岩正在资料堆中专心找资料,任嵯严肃地问:“石岩,同学们都在积极地参加反右斗争,你在干什么?”

石岩回答说:“我在查找古鼎资料,为寻找古鼎做准备。”

任嵯冷冷地说:“你不去参加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,却成天钻进废纸堆里,去寻

找那道听途说的破铜烂铁，你这是走白专道路！”

石岩“呼”的一下站起来，瞪大眼睛，质问任嵯：“什么？你说古鼎是破铜烂铁？你是考古专业的书记，你这话也太外行了！”

石岩的话一出口，在场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。任嵯的脸由白转青，由青转黑；他恶狠狠地盯着石岩，伸手弹了弹衣袖上似有似无的灰尘，拂袖而去。

第二天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、大标语，贴满了西都大学历史系：

“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石岩！”

“彻底批判右派分子石岩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动言论！”

.....

从那以后，批斗石岩的大会、小会就没停过。

1958年春，西都大学的反右斗争告一段落，石岩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，开除学籍，押送大巴山农村劳动改造。

.....

崔书记听完“右派分子”石岩的自述，为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，上去煽了石岩两个耳光，骂道：“你他妈的读书读昏了，找啥子麻 X 鼎嘛？那东西能端起来当碗用，还是能爬上去当 XX！.....”

最后，崔书记决定，把右派分子石岩押到铁石岩生产队劳动改造，因为那儿不仅有一群像二癞子一样的“革命左派”，他们用“拳头”会改造好右派分子石岩。还有，他随时可去铁石岩生产队检查右派的改造情况，顺便欣赏珠圆玉润的巴山美人华幺妹。

想到这里，崔书记提起裤子走出厕所，半小时后他就带着石岩出了公社大门。

正值大巴山薅包谷草的时候,南通县跃进公社铁石岩生产队的社员们正在一块插着“包谷卫星试验田”牌子的地边,讨论包谷产量问题。

扛着穆桂英妇女突击队红旗的华么妹说:“我们穆桂英妇女突击队,种的包谷试验田,亩产五千斤,在大巴山放个大卫星!”

胖大嫂和二十多个青年妇女一齐大声响应:“对,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。我们穆桂英妇女突击队,保证包谷亩产五千斤!”

罗成青年突击队队长华二牯听了华么妹的话,摇着红旗说:“不怕办不到,就怕想不到。我们罗成青年突击队的包谷试验田,保证亩产超万斤,超英赶美放卫星!”

以笑和尚为首的罗成青年突击队队员,齐声叫道:“好!包谷亩产超万斤,超英赶美放卫星!”

华二牯是华么妹的同母异父哥哥,不仅人长得像头牯牛,而且脾气更犟,犟得像条水牯牛,所以他的名字叫华二牯,绰号叫“犟拐拐”。真是,一个妈生下来的兄妹,妹妹长得美若天仙,哥哥却长得像条水牯牛,真是怪事。

剩下的黄忠老年突击队,红旗还卷在旗杆上没打开,五十多岁的生产队长兼黄忠老年突击队队长王林山,吸着旱烟锅儿,看了看华么妹和华二牯说:“你们都把卫星放完了,我们等秋后收了包谷,用秤称了再说吧!”

华么妹的爹华传龙,也是黄忠老年突击队的队员,他把烟锅脑壳在锄把上敲得“咣,咣”响地说:“王队长,别信他们的。他们是嘴上无毛,办事不牢。包谷亩产五千斤?一万斤?说得好听,那是要一粒一粒包谷子儿称出来的,不是耍嘴皮子吹出来的。要是秋后包谷真的能亩产一万斤,我在手板心里给他们煎鱼吃!”

华传龙一说完,人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

罗成青年突击队队员赖世仁,绰号叫二癞子,他指着华传龙说:“华传龙,你对大跃进是什么态度?我要求生产队马上召开批判华传龙反对大跃进的田边批判会!”

华传龙的倔脾气也上来了,他说:“开呀!秋后包谷亩产收不到五千斤、一万斤,到那时,锅儿罐子吊起当钟打,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响,看你去开谁的批判会?去赖谁家的饭吃?”说完狠狠地瞪了华么妹和华二牯一眼。

华传龙不仅反对大跃进,还当众揭了二癞子赖饭吃的伤疤,这祸事可是惹大了。

突然,公社崔书记从山包后面向他们走来。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戴眼镜、背着被盖卷、提着包的陌生男人。

二癞子一看崔书记来了,火烧屁股似的跑上前,要向崔书记汇报华传龙反对大跃进的事。大家一下紧张起来了,心尖子都提到嗓子眼上了。大家知道,二癞子从解放到现在,从土改到大跃进,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积极分子,很会抓人小辫子,很会给人扣帽子,很会上纲上线批判人和打人,成了历届工作队或工作组的依靠对象。谁的小辫子要是被他抓住了,轻则被他赖上几顿吃喝,重则汇报到上面,叫你吃不

了兜着走。生产队里的人,对他是又恨又怕。他姓赖,排行老二,又爱赖人,又有严重的狐臭,又不爱洗澡,热天简直臭死人,笑和尚便给他取了个绰号叫“二癞子”。不料,这次二癞子还未张嘴,却被笑和尚抢了个先。笑和尚跑上前对崔书记说:“崔书记呀,这天热地燥的,你不怕热不怕流汗,亲自来我们铁石岩生产队,亲自领导我们社员大跃进,亲自领导我们放卫星,真是我们的好书记呀。社员同志们,欢迎崔书记亲自给我们在田边作政治报告!大家欢迎。”

笑和尚,二十一岁,他这人嘴巴甜,会待人处世,见人又爱笑,还喜欢讲个笑话,摆个龙门阵,人们说他是大肚弥勒佛转世。时间长了,把他的真名肖和常都忘了,都叫他的绰号“笑和尚”。刚才,笑和尚从心里赞同华传龙的话,但又觉得他说的不是时候,说的不是地方,果然被二癞子抓住把柄了。笑和尚早就喜欢上了华么妹,可 he 不敢对华么妹讲,怕自己配不上她,只有在梦里想她喜欢她,这单相思的日子很久了,为此,他时常想找机会在华么妹面前表现自己。现在机会来了,他抢在二癞子前面,几个“亲自”一出口,把个崔书记说得眉开眼笑,心里甜丝丝的,二癞子打小报告的计划也落了空。他这样做,既帮了华传龙的忙,又在华么妹面前挣了表现,这一箭双雕的把戏,在场的人心里清清楚楚,倒也十分佩服。

社员们明白了笑和尚的良苦用心,也十分同情华传龙,便一齐鼓掌欢迎这个他们心里并不喜欢的崔书记。

在社员们的掌声中,崔书记像电影里的大官那样,连连向群众挥手,然后讲道:“社员同志们,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,帝、修、反一天天烂下去,我们一天天好起来,国际形势一派大好;国内形势是,三面红旗迎风飘扬,大跃进的捷报传遍四方,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上天,超英赶美用不了多长时间,我们离共产主义已经不远了。你们铁石岩生产队,不仅是我亲自搞的高产卫星试验田,还是我亲自抓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示范点……”

二癞子急忙插嘴说:“崔书记说得对,刚才还有阶级敌人攻击大跃进……”

崔书记虽然喜欢吹,却不喜欢在他吹时别人插嘴,就是二癞子这样的积极分子插嘴他也不喜欢。他瞪了二癞子一眼,接着说:“你们铁石岩生产队,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贫下中农,阶级斗争觉悟高,所以公社党委给了你们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,能不能完成呀?”

几个年轻姑娘,没有听崔书记亲自作的政治报告,一齐望着背背包的陌生男人,挤眉弄眼地说着悄悄话。那眼神里,透出了爱慕的眼光。

一个姑娘悄悄地说:“那个戴眼镜的人,不是个记者,就是个写书写诗的作家。”

另一个女人取笑说:“你要是喜欢他,我去给你当媒婆,你嫁给他当婆娘!”

那个姑娘说:“反正女人生下来,就是给男人当婆娘的,给那个记者作家什么的当婆娘,安逸死了,你媒婆当成了,我买个猪脑壳送你当谢媒钱。”

“嘻、嘻、嘻……”,女人们小声笑了。

……

社员们听了崔书记的问话,七嘴八舌地吼:“我们铁石岩生产队的贫下中农,保证完成崔书记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!”

崔书记听了,指着站在一旁的那个陌生男人,大声说道:“这个人叫石岩,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。公社党委决定,把右派分子石岩,交给你们铁石岩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监督改造,只准他在这里规规矩矩地劳动改造,不准他乱说乱动,更不准他破坏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。”

一听到那个陌生男人叫石岩,还是个右派分子,是来监督劳动改造的,社员们一阵惊愕。刚才还透出爱慕眼神的几个年轻姑娘,吓得一齐蹲到地上,舌头吐出三寸长;那个要人说媒的姑娘,更是吓得脸色惨白,一屁股瘫坐到地上,其他人也小声议论起来。

胖大嫂是个一根肠子通屁眼的快嘴女人,她对华幺妹悄悄说:“呀,看他那样子,小脸长得又白又嫩,两只手长得又细又长,样子斯斯文文的,像个读书人,咋看也不像个阶级敌人?崔书记不说他是个右派,我还以为他是从县委宣传部下来写大跃进材料的干部呢!嘿嘿,刚才我还想,他要是县里下来的干部,与你正好是郎才女貌,是城隍庙的鼓槌,天生一对呢!”

华幺妹脸一红,拧了胖大嫂的大屁股一把,小声说:“嚼舌头的,把我和右派扯在一起,你的阶级立场哪儿去了?”

笑和尚悄悄地对翠拐拐说:“嘿嘿,我以为,右派分子敢反党反社会主义,肯定像《三国演义》里的魏延,脑壳上长得有反骨;要么像《水浒》里的蒋门神,长得贼眉鼠眼、满身横肉。你看,这个右派分子石岩,怎么就没那魏延、蒋门神的样子呢?”

翠拐拐马着脸说:“管他像不像,崔书记说他是右派,他就是右派,难道还有错吗?笑和尚听着,以后少说这种吃了包子开面钱的混账话!”

笑和尚急忙吐了吐舌头。

二癞子一看来了新的阶级敌人,浑身来劲了,把批判华传龙反对大跃进的事,一下子忘得干干净净。他上前对石岩说:“右派分子石岩听着,我是老贫农赖世仁,从现在起,你要服从我的监督改造。我叫你干什么,你就得干什么,不准说半个‘不’字。否则,我要把你打倒在地,再踏上一只脚,叫你永世不得翻身!”

二癞子虽是依靠对象,但崔书记晓得他有又懒又赖又好吃的毛病,让他监督石岩改造,他不放心。他走近华幺妹,看着华幺妹那张红朴朴的脸,那高耸、挺拔的胸脯,心里阵阵发紧。当他发现社员们一齐望着他时,他急忙说:“华排长,我把监督改造右派分子石岩的任务,交给你们民兵排了,你一定要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啊!”

华幺妹急忙用锄把当枪杆,持枪立正说:“崔书记放心,我保证完成公社党委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!”

崔书记走后,华幺妹以民兵排长的身份,安排右派分子石岩的吃住和改造问题。她对胖大嫂说:“胖大嫂,你家房子宽敞,让右派分子石岩住你家吧!”

胖大嫂一听,急忙把脑壳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:“不行,不行。我男人在县里当工人,我一个女人不方便,你另找他人吧!”

华幺妹十分失望,只好在人群中搜寻着合适的人选。选来选去,最后把目光落在笑和尚身上。她说:“二班长肖和常同志,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!”

极力躲避华幺妹目光的笑和尚,听华幺妹点了他的名字,整个人就像霜打了的

菜苗，蔫了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么、么妹，不，排、排长，我、我家房子窄，我妈又有病，求求你，你另找他人吧！”

华么妹没有料到，她刚才找的这两个人，都是她平时最信得过的两个好朋友，连胖大嫂和笑和尚这样的好朋友都不买她的账，还有谁买她的账？她现在是老牛上戏楼，下不了台了！

要说胖大嫂和笑和尚不买华么妹的账，真有点冤枉他们，他们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。是的，他俩不仅是华么妹最要好的朋友，而且笑和尚正在追求华么妹呢！比如刚才，笑和尚为了不让二癞子抓住华么妹老爹的辫子，不开华传龙的田边批判会，硬是岔开了二癞子向崔书记汇报的机会，才使华传龙免遭批判。现在，不是他们不买华么妹的账，是当时的环境逼得他们不敢买华么妹的账。前不久，生产队开会批斗地主分子马老鸦，一个青年呼错了口号，被当场批斗，吓得这个青年后来差点成了哑巴。现在，把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弄进家里监督改造，万一哪点监督改造不到位，被人抓住小辫子，戴上与阶级敌人同流合污的帽子，真是黄泥巴滚进裤裆里，是屎也是屎，不是屎也是屎，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没虱子咬，何必捉个虱子来咬哩？所以胖大嫂和笑和尚，宁愿得罪最好的朋友，也不敢在阶级斗争这根弦上去鸡蛋碰石头。

作为民兵排长的华么妹，正是当时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的人，她不仅不理解胖大嫂和笑和尚当时的心境，更恨他们在阶级斗争面前当逃兵。为此，她气得咬牙切齿，却一时不知怎么办，只有憋红着脸，大口喘粗气。

包谷地边，包谷卫星还没放出来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却出来了。弄不好，胖大嫂和笑和尚还真成了阶级斗争的逃兵，这可不得了。

在场的人，一个个紧张得喘不过气来；胖大嫂和笑和尚更是紧张，低着头不吭声，等着大祸降临。

包谷卫星地边，除了山风的呼叫，雀鸟的鸣叫外，就是死一般的寂静。

突然，一个苍老的声音打破了地边的寂静：“么妹子，让右派分子石岩到我们家去住，让我来监督改造他！”

人们寻声望去，原来说话的是华么妹的老爹华传龙。

人们终于放心地喘了口大气。

人们不仅要问：“华传龙为什么没虱子咬，偏要捉个虱子咬哩？”

华传龙这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平时不多言多语，一旦开口，爱说个老实话。叫右派分子石岩住他家，刚才他是考虑再三后才说出口的。

当时华传龙想：“唉，女儿现在骑虎难下、左右为难，我不为女儿分忧解难，谁来为她分忧解难？还有，刚才笑和尚帮了我的大忙，我才免遭批判，我应该还笑和尚一个人情，不使他再为难，何况我还有点喜欢这个未来的女婿呢！”还有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他心里不知从哪儿钻出一种对石岩的同情心，尽管这种同情心无法对任何人讲，但他内心感觉却十分强烈，但又不知同情他什么？

华传龙的话，帮了华么妹的大忙，也为胖大嫂和笑和尚解了套。

生产队长王林山，平常是个火烧房子、牛滚岩都不着急的人，绰号叫“慢皮汉”。

刚才他听了华传龙的话，一改慢皮汉的性格，“哗”的一下跳起来，大声宣布：“右派分子石岩，由老贫农华传龙负责监督改造，散会。”

人们一听散会，一个个比兔子还跑得快，眨眼工夫，就不见人影了。

包谷地边，还剩下四个人：华传龙、华二牯、华幺妹、石岩。

华二牯气呼呼地对华传龙说：“你是老糊涂了还是糍糊吃多了？没事找事！今后出了事，你自己担着，可别找我。”

华二牯这个犟拐拐，心情好时，还叫他继父华传龙一声爹，心情不好时，就像刚才那样，“老糊涂”就喊出口了。

华传龙毕竟是华幺妹的亲爹，刚才又为她分了忧、解了难，华幺妹什么也没说，帮华传龙扛上锄头，亲切叫道：“爹，我们回家吧！”

华二牯前面走了，华幺妹和华传龙跟着走了，剩下石岩还站在原地，像个木头桩子，呆呆地立着。

华幺妹回头没好气地吼道：“还站着干什么？难道还要八抬大轿抬你吗？”

石岩慢慢地跟着华幺妹，回到村子里。

2

铁石岩生产队，地处大巴山中的一个山坳下边，因这里的石头坚硬如铁，铁石岩因此而得名。

铁石岩的房子，建在半山坡上。村后是满山的青石坡，青石坡上长满青松翠柏；青石坡外面，是大块小块的山地，山地下面才是村庄；村前一条小溪绕村而过，溪水清澈见底，水中鱼儿追逐嬉戏，一头老水牛躺在水中小憩。

村里的房子全是依山修建的茅草房，墙是乱石垒的，屋顶盖着茅草。华幺妹的家就建在村后，是一套茅草房的小院落。

村口挂着两块牌子，“跃进”牌的卫星图画下面，写着罗成青年突击队；在小脚女人走路图画下面，写着黄忠老年突击队；华幺妹的穆桂英妇女突击队，只好写在大人拉板车的下面。红旗牌上，“犟拐拐”华二牯的名字上插着一面红旗，“慢皮汉”王林山的名字上插着一面白旗。

慢皮汉看了牌后，回家拿出一根两尺长的青杠木棒槌，交给犟拐拐说：“我是白旗，生产队长的职务被撤了；你是红旗，这队长由你当了；好久批判我，通知一声。”说完走了。

犟拐拐接过了青杠木棒槌，当上了铁石岩生产队的队长。

那时生产队是集体劳动，为了通知社员出工、收工、开会方便，大巴山的生产队长们，就用那根青杠木棒槌，去敲一个挂在村口老槐树下的梆子。那梆子是用三尺来长、水桶粗的桐子木挖空做的，敲起来“乒乒”响。出工是敲“乒、乒乒乒，乒、乒乒乒”，意思是：“快，出工了，快，出工了”；收工则敲“乒乒乒、乒乒乒”，意思是“吃饭了，吃饭了”；开会敲“乒乒、乒乒”，意思是“开会，开会”；紧急会议、民兵紧急集合，则是“乒乒乒乒乒”，意思是“快快快快快”。那时搞插红旗、拔白旗运动，生产队长撤换频繁，就像走马灯似的，新老队长交接，就是交接一根敲梆梆的青杠木

棒槌。人们那时开玩笑,把生产队长又叫棒槌队长。

犟拐拐当上了生产队长,回头问华传龙:“嗨,那个右派住哪儿?”

华传龙不冷不热地说:“住哪儿?你妈都死五年了,反正我是个孤老头子,让他与我住一个屋,也好监督改造他。”

华幺妹坚决反对:“爹,我坚决反对你与右派住一个屋。他连党和社会主义都敢反对,我担心他哪天不接受你的改造,晚上把你杀了,我就没爹了!”

华传龙听了华幺妹的话很感动,想了想说:“不与我住一个屋也行,那他住哪儿呢?哦,有了!牛棚旁边的柴房是空的,就让他住那儿吧。”

华幺妹急忙说:“我同意,让他去住牛棚,与牛打伴,看他还敢不敢反党反社会主义!”

犟拐拐坚决反对:“我反对!牛是集体财产,他要是抗拒改造,把牛毒死了咋办?”

华传龙火了:“这也不行,那也不行,你们有本事,从天上拴个绳子下来,把他吊在半天云中改造,行吗?”

犟拐拐和华幺妹都不出声了,华传龙气呼呼地前面走了。

石岩听了华传龙一家人的对话,心里很不是个滋味,但又无可奈何,心里一想到古鼎,又把什么都忘了。

华传龙家住的茅草房,是一套撮箕口小院,院门是用树条编的栅门,黄土筑的院墙;院坝是石板铺的,坝子里还有一棵碗口粗的李子树,树上结满了黄澄澄的李子;茅草房的堂屋里,正墙的神龛上,还供着“天地君亲师”的牌位;堂屋中央放着一张木方桌,四周摆着长凳,这是华家一家人吃饭的地方;堂屋左边是犟拐拐和他婆娘青素翠的卧房,右边是华传龙的卧室,华幺妹的闺房在西厢房;华家的厨房,则在华传龙和华幺妹住房间的转角屋里。

大巴山的人虽穷,却讲究卫生,一般都把猪圈、牛棚、柴房、厕所修在离住房二十米远的地方,这样就闻不到臭味。

华传龙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,就把牛棚打扫干净了。

石岩搬进了牛棚。

牛棚很大,中间用木板隔开,一边栓牛,一边用来堆柴草。从拇指宽的木板缝穴看过去,看见一头黄母牛正在吃草,一头小牛犊跑到木板缝穴边,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,望着石岩,像是与石岩打招呼。石岩一下喜欢上了小牛,用手摸摸它那湿漉漉的鼻子,算是对小牛的友好回敬。

石岩回头看看自己住的牛棚。

靠窗的地方,放着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旧桌子,缺腿的那方靠着土墙,桌子才不会倒下来;桌旁放着一条长板凳,桌上放着一盏桐油灯;靠墙放着一张木床,床上铺着厚厚的茅草,一张破了两个洞的竹席,铺在茅草上;墙角垒着一个火坑,火坑上方吊着一个大巴山人煮饭的铁罐子,因它样子像鼎,人们叫它鼎罐;门口放着一把锄头,一个背篋。

华传龙要走了,临走时对石岩说:“肚子饿了就到公共食堂打饭吃,听见村头梆

子响就出工,天黑了就上床睡觉,离开生产队要请假。哼,年纪轻轻的不学好,偏偏要反党反社会主义,活该来农村改造!”说完走了。

华传龙走后,石岩急忙打开赵晓华送给他的提包,打开一看,里面都是研究古鼎用的资料 and 工具,什么古鼎图片、绘图用的圆规尺子、考古用的放大镜等等,这些都是他研究和寻找古鼎急需的东西。他望着这些东西,心里想:“晓华,你放心,我人虽然来到大巴山,我的心还在你身边,还在古鼎上。当年司马迁,即使受了宫刑,仍锲而不舍,终于写出了名传千古的《史记》;为了找到古鼎,我现在这点苦算什么?”

肚子饿了,而且饿得厉害,他才想起,离开西都两天了,只在县城吃过一顿饭。他收好提包,拿上当学生时的饭盒,去公共食堂打饭。

石岩来到公共食堂,只见男的女的,老的少的,有的提桶,有的拿钵,有的端碗,排着长队,等候打饭。

每天中午打饭的时候,是公共食堂最热闹的时候。那时办公共食堂的口号是:“吃饭不要钱,敞开肚皮吃饱饭。”刚开办时的半个月,社员是八人一桌,食堂还贴出菜谱:早餐稀饭,蒸包谷馍馍,泡咸菜,凉拌黄瓜,臭豆腐;午餐,大米干饭,回锅肉,炒豇豆,红烧茄子,炒南瓜丝,白菜豆腐汤;晚餐,面条,办得红红火火;刚红火不到半个月,生产队的粮仓空了,就去共富队的产,把富队的粮食背回来吃;富队的粮食吃光了,就一天三顿喝稀饭了;后来稀饭也没喝的了,就饿肚皮了,再后来……石岩来这里劳动改造时,正是一天三顿喝稀饭的时候。中午打饭为啥特别闹热,是人们看中午有回锅肉没有,社员们有两个月没尝到肉味了。

石岩一来到公共食堂,立即引来了不少人的议论:

牙齿只剩下一颗的五保户张老汉,住在山上的一个茅草窝棚里,给生产队当护林员,他指着石岩说:“亏你娃儿还是个识文断字的人,共产党毛主席又没亏待你,你为啥子还要反对共产党?”

一个背上背着娃儿,左手还抱着一个娃儿,右手提着饭桶,绰号叫“杨贵妃”的胖女人说:“城里人天天吃香的,喝辣的,是饭撑饱了没地方消食,才反党反社会主义!”这“杨贵妃”是刚上任的生产队长犟拐拐的舅母子,名叫杨玉凡,因她从小就爱照镜子,还说自己与古代美人杨玉环只差一个字,笑和尚就给她取了个绰号叫“杨贵妃”。自“杨贵妃”的男人青杠棒当上公共食堂的炊事员后,她一下就长胖了,长得上下一般粗;多数女人在那年月饭都吃不饱,更不说生娃儿了,而她不仅长得肥滚滚的,还“噍里啪啦”地生了两个娃儿,笑和尚为此还编了一段顺口溜:“灾荒年月吃不饱,裤腰带儿变长了;贵妃生娃又长胖,全靠当炊事员的男人青杠棒。”

青杠棒大名叫青素邦,是犟拐拐的舅老倌,“青杠棒”是他的绰号。青素邦这人平时爱跟人抬杠,你说东,他偏说西。当地人修路抬石头用的杠子,都是青杠木做的,叫抬杠,加上他姓青,于是笑和尚就这样给他取了个绰号,叫“青杠棒”。

在大巴山这样蛮荒的地方,又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,人们没什么可娱乐的,空闲时便以取绰号、喊绰号为乐;这铁石岩生产队,几乎人人都有绰号,而笑和尚又成了取绰号的高手。

就在这时，稀饭煮熟了，生产队长犟拐拐掏出一个本本，念道：“杨家木，全劳力一个，半劳力两个，老人一个，细娃儿一个，共一个大瓢，两个中瓢，两个小瓢。”

那时公共食堂规定，青壮年男人属全劳力，一人一顿一大瓢稀饭；青壮年妇女，属半劳力，一人一中瓢；老人和孩子，属无劳力，每人一小瓢。

炊事员青杠棒站在灶后，面前摆着三个瓢，大瓢、中瓢、小瓢。他按刚才犟拐拐念的名字，边喊边舀饭：“杨家木，一大瓢，两中瓢，两小瓢。完了，下一家又来。”

刚才还吵吵嚷嚷的场面，现在一下静极了，只听见“哗哗”的舀饭声。

在场的人，一齐瞪大眼睛，望着青杠棒手中的那个饭瓢。别看青杠棒是个煮饭的，权力可大了。与他关系好的或当官的，他舀饭时，把饭瓢往锅底一舀，饭是干的，倒饭时手不抖，饭是满的；要是与他关系不好的人，他舀饭时，瓢在锅表面一舀，饭是稀的，手再一抖，一瓢成了半瓢。怪不得，刚才还是吵吵闹闹的人们，一下安静了，眼睛瞪大了，一齐盯着青杠棒手中的饭瓢。

当舀到二癞子时，青杠棒在锅表面一舀，手再一抖，一大瓢稀汤汤成了半瓢；二癞子一看，简直要了他的老命。这二癞子由于平时好吃懒做，没有哪个女人愿嫁给他，都三十多岁了，还光棍一条。吃饭没个婆娘娃儿拉扯，肚子随时都是空的，对吃饭特别看得重。他见青杠棒舀饭时整他，就像挖了他的祖坟一样，指着青杠棒破口大骂：“你龟儿子青杠棒，你迫害老贫农，想饿死老子，这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，老子要到公社去告你，让崔书记开你娃娃的斗争会！”

青杠棒本来就对二癞子不满，又仗着舅老信是生产队长，根本不买二癞子的账，边舀饭边回骂：“二癞子，你是老贫农，我是你老贫农的爹。你去向崔书记告呀，开我的斗争会呀，老子等着！”

在场等着打饭的社员，看着他们骂，既不劝架，也不帮着一方说，大有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的样子。这两个人，社员对他们又是恨又怕，巴不得他俩打起来，大家好看热闹，出口怨气。

二癞子端着大半钵稀饭，边哭边吃边骂，眼泪水掉进碗里；青杠棒边舀饭边骂，口水喷进饭锅里。

华幺妹来到食堂，吼了两声：“闹啥子，撑饱了是不是，再闹就开你们的批判会。”青杠棒和二癞子，像老鼠见了猫，都不开口了。

华幺妹的嫂子青素翠打了饭，一家人围着桌子吃起来。

石岩最后一个打饭。

华幺妹瞪了一眼石岩，说：“他在城里撑饱了，才反党反社会主义，现在饿饿他，看他还反不反党！给他舀小瓢。”

石岩初来乍到，不晓得食堂的规矩，也不知道大瓢、中瓢、小瓢的厉害，只好伸出饭盒，一小瓢稀饭倒进饭盒里。他看那稀饭，就是包谷糊糊加上酸菜，但有一股清香味。他太饿了，蹲在地上，筷子还在口袋里，一盒稀饭就下了肚，虽没吃饱，但比刚才好多了。

下午，村口的梆子“乒乒乓，乒乒乓”一响，华传龙叫上石岩，跟着社员们去兔儿洞挖地。

这是一块收了麦子的地,要挖出来种秋粮。社员们到了地边,男人们躺在树荫下睡觉,女人们有的纳鞋底,有的扎鞋垫,笑和尚和几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,在一边摆龙门阵。

华幺妹和胖大嫂在一块儿扎鞋垫。

石岩第一次下农村,是又紧张又新奇。紧张的是自己是右派,不知如何改造;新奇的是,农村的茅草房,公共食堂的酸菜稀饭,各式农民形象,农村姑娘的纯朴,大巴山的险峻,等等。

石岩想:“不是上山挖地么,怎么还不挖?”

石岩不了解,大跃进年代的口号是:“一天等于二十年,敢教日月换新天。”可社员在公共食堂喝了一瓢稀饭后,几泡尿一屙,肚子早瘪了;要是再拼命地干活,干不了几天,人的骨头就散架了。于是大家心照不宣地想出一个办法:“梆子一响就上坡,到了坡上晒背壳(就是睡觉),太阳落山挖几锄,回去又把稀饭喝。”

石岩无所事事,想:“他们都有事干,我干什么?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掉!若能把古鼎资料带来研究就好了!不行,我是来劳动改造的,别犯了规矩。”想到这里,他来个傻子过年——看隔壁,也学着男人们,在树荫下睡起来。

石岩一觉醒来,太阳快下山了。

犟拐拐吼道:“挖地了,挖地了!”

人们揉着眼睛,打着哈欠,来到麦地边,“咚咚”地挖起地来。

石岩傍着华传龙,照着华传龙的样子,挖起来。可是,挖了几锄,只挖了麦地的表皮,没有别人挖得深、更没别人挖得快,他被大家甩远了。

华幺妹回头一见,指着石岩说:“你拖在后面干什么?你有劲反党反社会主义,怎么挖地就没劲了?”

二癞子说:“排长,不挖地了,就在地里开他龟儿子的斗争会,要得不?”

华幺妹正要说话,华传龙抢先说了:“天快黑了,还要去食堂打饭,难道你们的肚子不饿?”

不说还好,华传龙一提肚子饿,大家的肚子好像一齐“咕咕咕”地叫起来,“轰”的一声,人们扛着锄头跑下山了,一大块麦地,只挖了一个角角。

最后只剩下三个人,想着心事,向山下慢慢走去。

走在前面的华幺妹,边走边想:“我在公社开民兵排长会时,听公社崔书记讲过,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,攻击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是一团糟。对右派分子,不仅要彻底批判,还要踏上一只脚,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。这个石岩,就是这样的右派分子。哼,这个坏蛋,今天一到生产队,就为住谁家时,弄得我下不了台,看我今后咋个收拾你!”

走在中间的华传龙,也边走边想:“这个石岩,就像我二十年前只身来到大巴山,无亲无戚,无依无靠,怪可怜的;还有,要不是他今天来我们铁石岩生产队劳动改造,转移了二癞子的注意力,今天的田边斗争会,我一定被斗争了。唉,这个石岩,你好的不当,为啥偏偏当右派呢?”

走在最后的石岩,也边走边想:“那个姓华的民兵排长,美得像朵花,凶得像母

夜叉,以后小心点;她父亲很善良,不知为什么对我有点好!她哥哥不仅长得丑,对人也凶。这一家三个人,差别怎么这么大呢?看来研究古鼎的时间,只有白天跟着男人们睡觉,晚上来研究了!”

就这样,石岩白天上山劳动,晚上关上门,点上豆大的桐油灯,取出赵晓华带来的资料,拿着放大镜,研究起古鼎来。劳动对他来说,渐渐地已不成问题,他感到最难过的是肚子饿。一个二十多岁的大男人,正是青春年盛的时候,一天三小瓢清稀饭,几泡尿一屙,就饿了。来铁石岩生产队五天了,他只拉过一次屎。有时半夜饿醒了,就爬起来研究古鼎,慢慢地就把肚子饿忘了。

农村本来就不兴过星期天。以前的农村,逢农历的三、六、九或二、五、八,还可以去乡镇赶场;如今是大跃进年代,农民种自留地、养鸡养鸭是资本主义的尾巴;于是,一声令下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,解散了乡镇集市,取消了赶场天,社员们想休息,只有等老天爷放假。老天爷放假,就是春秋下雨,冬天下雪,夏天下暴雨,这就是天假。

石岩来铁石岩生产队劳动改造快一个星期了,每天不是挖地,就是锄草。劳动一天后,除了每天三小瓢稀饭,不尝一点盐味,不闻一点油腥,饿得他直吐清口水。

有一天晚上,石岩饿得实在睡不着,起来研究古鼎资料也不管用,便躺在床上胡思乱想。一会儿想起小时候母亲给他煮的荷包蛋,一会儿又想起赵晓华给他包的羊肉饺子。唉,这想的时候还好过,一旦想完了,肚子饿得更厉害了。

突然,隔壁传来了一阵阵“嚓嚓”的咀嚼声,他一听,是牛棚里的黄母牛嚼草的声音,还有那小牛“叭叭”的吸奶声。这声音不听则已,一听肚子更饿了。他好奇地爬起来,点上桐油灯,去牛棚看看黄牛吃的什么,怎么这么香!他过去一看,黄牛吃的是黄菜叶。原来这头牛是青素翠喂的,她的哥哥青杠棒是公共食堂的炊事员。每天天黑时,青素翠都去食堂背一背择剩了的黄菜叶回来喂牛。

石岩一见那黄菜叶,心想:“这黄菜叶煮出来,一定好吃。”他立即去牛嘴下拣黄菜叶,那母牛停下吃草,直瞪瞪地望着他,好像是说:“喂,你抢我的饭干什么?”那小牛停下吃奶,来到石岩旁边,用带刺的小舌头,舔着石岩的手,好像是说:“别怕,妈妈只是不明白,这是我们牛吃的东西,你们人拿去干什么?”

石岩择了一大把黄菜叶,临走时对着黄牛母子鞠了三个躬,心里说:“牛儿啊,我实在太饿了,分了点你们的牛食,对不起!”

石岩回屋后,用水洗了洗黄菜叶,没有菜刀,他把锄头洗干净,用锄头把菜叶砍碎,放到罐子里去煮。水开了,从罐子里冒出阵阵菜香。不等煮熟,石岩就抱着罐子,一会儿工夫,连汤带菜就下了肚。他打了两个哈欠,就上床睡了,睡得舒服极了。

终于等到老天爷放天假了。

早上,天空电闪雷鸣,狂风大作,瓢泼大雨从天而降,茅草房在暴风雨中摇摇欲坠。霎时间,大巴山下挂出无数幅瀑布,飘飘洒洒地坠落在山沟里,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,给雄伟的大巴山增添了无穷的魅力。

土生土长的大巴山人,对这良辰美景,早习以为常,不觉稀奇;对石岩来说,真

是大饱了眼福。

碰上下雨天,公共食堂吃两顿饭,直到上午十一点才吃早饭。

暴雨停了,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,石岩正准备研究古鼎资料,却传来了“咚咚”的敲门声。

这里除了华传龙来过几次外,没有其他人来过。你想,有谁愿意到一个阶级敌人家里来?石岩开门一看,门外站着那个美得像朵花、凶得像母夜叉的华幺妹。她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上身穿了件花布短袖衬衣,下身穿了条黑布裤子,裤脚挽到膝盖上,赤脚站在泥水里。她今天的样子,比平时看起来更漂亮。她严肃地对石岩说:“我是民兵排长华建秀,今天来了解你劳动改造的情况,你要如实交代。”

大巴山虽然是夏天,可一下雨天气却很冷。石岩穿了件长袖方格衬衣,蓝色裤子,衬衣扎在裤子里,虽然脸带菜色,却还是算英俊。虽是右派,而那浓浓的书卷气,却丝毫未损。

华幺妹看了石岩几眼,心想:“样子长得小乖小乖的,又有一肚子墨水,要是不是右派,留在大队当个村校老师,说不定我还要嫁给他哩!可恶,偏偏跑去当了右派!”

华幺妹进屋取下斗笠和蓑衣,坐到三条腿的桌旁,从口袋里取出钢笔和本子,就像审问犯人似的审问起来。

华幺妹板着脸问:“你的姓名、年龄、单位、住址,一一交代清楚。”这是她跟崔书记学的。

石岩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,低着头,站在华幺妹面前,老老实实在地回答道:“姓名石岩,年龄二十二岁,单位是西都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五八级学生,住在西都市大学路72号学生宿舍。”

华幺妹听到这里,惊愕地望着石岩,半天没吭声。她想:“天啦,他是大学生?”

在这大巴山方圆几百里的大山里,陈家山陈老六家的幺儿子陈文才考上县里的初中,就让大巴山里的人兴奋了半年,议论了半年,说他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,将来一定要封侯拜相。只读过半年识字班,学过“人、口、手”的华幺妹,还专门约了胖大嫂,跑了几十里山路去看陈文才,回来把陈文才敬若神明。那陈文才是胖大嫂的堂弟,胖大嫂见华幺妹喜欢陈文才,要去给她说媒;她说自己没文化,配不上他,而心里却对陈文才十分想念;后来听说,陈文才与生产队长的女儿订了婚,她那人肠子差点悔成了猪肠子。现在,一个活生生的大学生、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,就站在她面前,她怎么不惊愕呢!她看了一阵,心里叹了口气,想道:“唉,虽是个大学生,虽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,可惜是个右派!”

华幺妹在本子上记了一个“石”字后,下面那个“岩”字把她难住了。

华幺妹半天不吭声,石岩斜眼一看,本子上的“石”字写得歪歪斜斜,笔停在“石”字后面,可能是“岩”字写不来。

又过了片刻,石岩小声说:“石岩的‘岩’字,上面是个大山的‘山’字,下面是个石头的‘石’字。”

华幺妹虽没吭声,但照刚才石岩说的,终于写出了“岩”字。